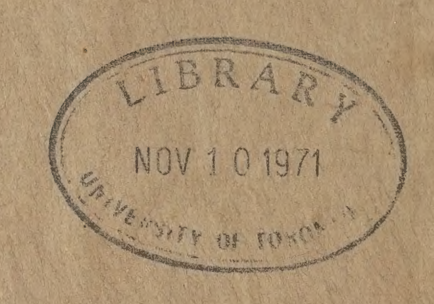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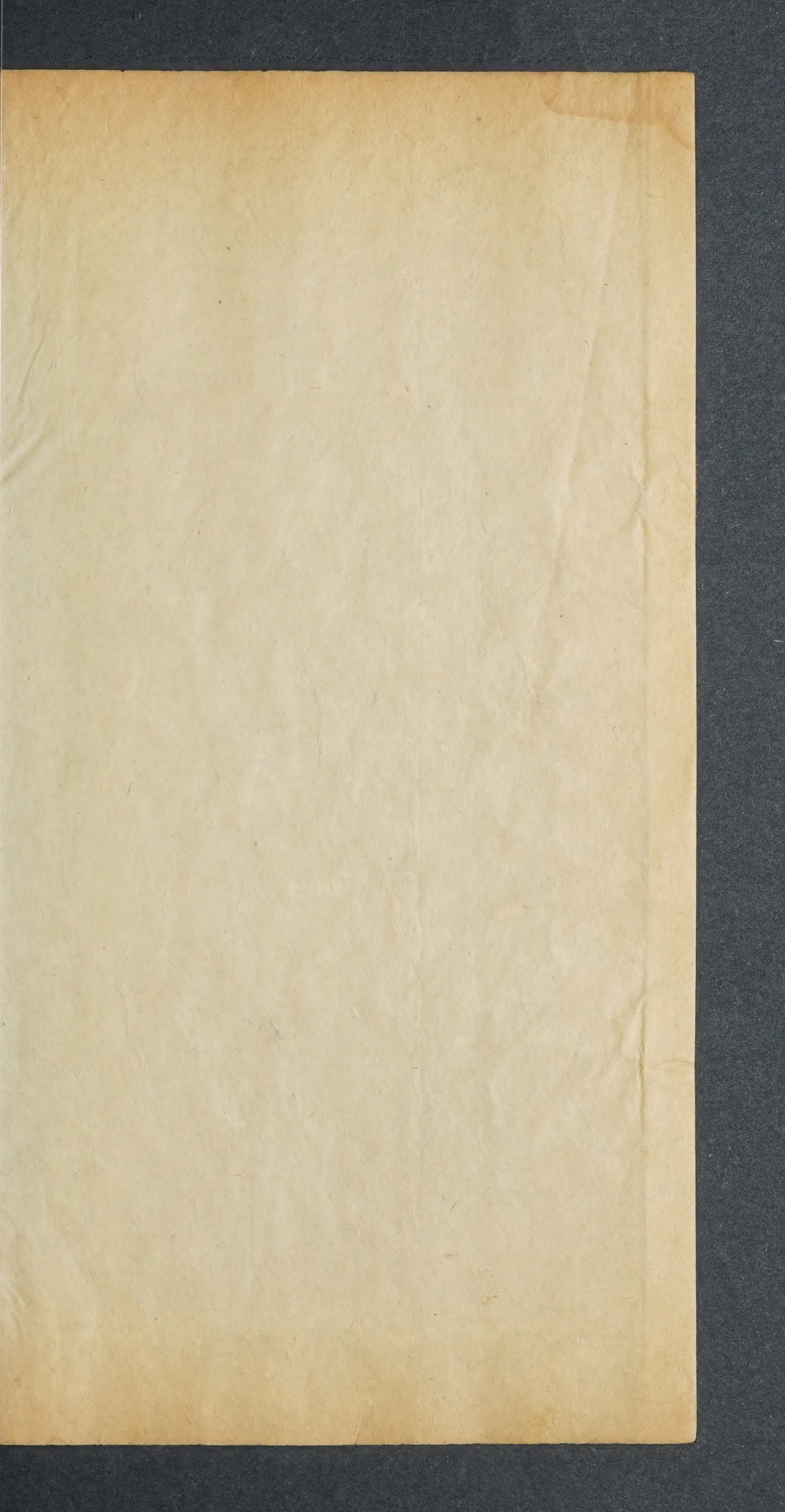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首卷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宋誥勑傳碑狀誌銘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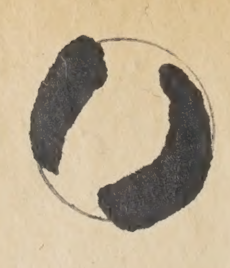
温國文正公自宣德郎授行大理評事勑

勑宣德郎將作監主簿簽署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司馬光賦性奇儁臨事彊敏能勤學業不墜家聲自介侯藩倏更歲比擢從近署叅屬士官思罄所長以裨其上可特授行大理評事依舊簽署武成軍節度判官廳事散官如故

慶曆五年六月十六日

温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勑

勑竊惟前代隆名之主曷常不尊禮儒術講論政理者乎東京則開華光之筵北朝則盛露門之學逮至有唐故事尤盛而褚馬聯進道風茂焉朕承列聖之後夙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法思得通經蹈道之士緝熙光明未始云獲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體常守正有求福不回之操而深於史家之學能知治亂興壞之



跡茲可以增吾之明而發吾之未達也而以爾久縻風憲之任鮮克燕見使朕不聞道術之啓中甚慊然今將敞延英之席紹甘盤之業是用還爾禁林之職復兼進讀之選親侍幃幄日談誼訓倍朕之益豈不大哉往祇茂恩宜體誠意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温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加柱國食實封二百戶勅

勅朕紹休鴻業夙夜兢兢稽考典章祇見郊廟以祈貺施

保佑我民故傳曰無所不通謂盡覆載之有以饗于帝詩云莫匪爾極謂因高厚之配以尊其親上下旣交遹遐均霈屬茲已事宜以加褒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修歷代君臣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早以儒學躋于近列諫垣憲府向多開陳經席禁林居有譔述屬茲郊廟之事乃眷侍祠之勤宇內慶流豈後恩典遂進勲等仍衍食封懋哉欽承

毋怠爾守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加柱國食實封貳伯戸散官差遣封賜如故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温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勑

勑策牘之書論譔所職必資良直之美用暢婉微之風我得名才允當遴選以爾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修歷代君臣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

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學足以通古今之變文足以昭典冊之華執經露門視詔鑾苑而介靖之操旣表儀於禁塗論議之公亦補俾於時道朕惟國必有史官難其人所以謹後世之傳明四方之志載筆之命皆曰爾宜固能詳前代著作之規舉一時衰沮之法惟爾所善弗假訓言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

熙寧二年八月　日

温國文正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勑

門下帥羣臣宿道而鄉方在慎取相佐王者修政而美國莫若求人顧惟耿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忘六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治褒進上宰敷告外廷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食實封壹千貳百戶司馬光受材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逮事厚陵徧儀侍從之列被遇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幾必先教化之意辯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僉言褒加

異數越外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衍爰田陪敦眞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遂字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阜安於兆民外鎭撫於四裔葢輔相者爲之基杖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可特授依前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元祐元年閏二月　日

宋史本傳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

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
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
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
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
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
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
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
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
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

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
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
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
從龎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
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請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
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
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没於敵籍得
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
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

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
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
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
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
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官胡宿
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
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鎭首發其
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鎭以死爭至是復面言
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

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

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廷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衞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

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郤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憲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

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衞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具以手稾爲案旣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

與俱貶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掠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祜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彝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埸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二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

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衞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

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嘿然

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
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衞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
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
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
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
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御
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
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

日進讀詔錄頒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
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
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
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
追述先帝此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詞
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
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
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

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
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
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
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
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
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
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

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
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
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
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
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
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
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
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

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
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
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
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
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
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
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
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
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

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疏論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

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
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
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
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旣盡富者亦貧
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靑苗
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旣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必聚而爲盜賊
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
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

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黙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

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

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邀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

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

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

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靑苗錢復常平糴法兩宮虛
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擧諸葛亮食少事煩以
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
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
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
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
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陜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淸粹德

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

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
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
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
司戸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
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
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
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
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羣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水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

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

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名醫李積于兖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絶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内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端人正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

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閒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懽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

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司馬文正公忠清粹德之碑　　蘇　軾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皆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

致大首領嵬章青宜結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求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於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

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佻而疾之者莫不斂袵
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
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
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
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
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衞士見公擘踞流涕者不可勝數公
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
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
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

以過車者葢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
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旣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
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葢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
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
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
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
孰能使之記曰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又曰動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
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
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
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
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
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
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
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

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
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
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
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
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
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

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
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靑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
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
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
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
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
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
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靑苗方議取士

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𣙜皆承奉郎以元祐三年五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玉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

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

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之安知其意不出

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

彛來同薦于淸廟神考之功

司馬温公行狀　　蘇　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温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温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

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補授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

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
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龎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
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
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
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
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
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
除史館檢討修日暦改集賢校理龎籍爲鄆州徙并州皆

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

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于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

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事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

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二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于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

臣之言但入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
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
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
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
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
計也琦喻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
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
太尉洙爲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
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此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

戸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
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
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
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
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
于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
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
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天下莫敢違
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主判宗正寺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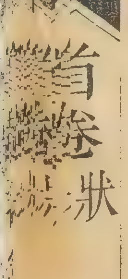
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兖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兖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

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
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
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
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詔瑋出知衛州
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
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降公主亦不得
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
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衞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堦級于用法有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凌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

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
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
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
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
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愼夫人坐正爲此爾天聖親郊
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
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
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
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

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謟如羅崇勳者當速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衞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于



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
國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
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
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疏奏
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
使相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
則宿衞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
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
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

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强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衞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周世

宗鎭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
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
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
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
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奪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
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
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
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𧮂𧮂御史呂誨
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

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揮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掠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

不可長宜勑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刄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

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
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
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
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
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
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
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
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

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將隗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

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京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葢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一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著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

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
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
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
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
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
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
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
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

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

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吕誨
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
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
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
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
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復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
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
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
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

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爲公眞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

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美材不成

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
侵其事命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
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
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
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
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
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

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戸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

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
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
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
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
米狠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
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
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
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

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喩安石三往返開喩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

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皺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

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

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衞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

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大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

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暴歛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來者慕

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

筲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

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
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
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戸部
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
及寺監者皆歸戸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
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
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
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
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

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大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

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陞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公知

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戸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郟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

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曉
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
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
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
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
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
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
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

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

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淸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

校書郎孫二人植槙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司馬文正公墓誌銘

蜀公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公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以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惟刪去行狀所載公論交趾貢異獸蘇轍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充媛董氏追贈非令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遣使致祭邊臣生事及言用宮邸省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銘之之文云）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爲隸書以抵鎮曰迂

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
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
生而互爲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爲鎮傳矣鎮未及爲
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爲公銘也銘曰於穆安平有魏
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元孫温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
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
顯用自我神考命于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
帝獨賢公欲使並存公退如避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旣克
知之知而不以以遺聖子惟我聖子協德神母人事盡矣

天命順矣如川之廻如氷之開或蹈其機豈人也哉公亦
不知曰是惟天二聖臨我如山如淵公惟相之亦何所爲
惟天是因惟民是師事既粗定公亦不留龍袞蟬冠歸于
其邱公之在朝布衣脫粟惟其爲善惟日不足生既不有
死亦何失四方頌之豈惟兹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
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
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于

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詾詾險詖憸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弃萬國未克厥中二聖繼承謨謀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觀日親萬機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幾月援溺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黑白耆哲俊乂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

考載稽喪吾艮輔嗚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論滾不可遏也嗚呼公兮時旣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雜錄

范蜀公東齋記事曰君實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爲不合往在館閣時决於同舍同舍不能决遂奕棋以决之

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爲留臺子往
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
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子不勝君實懽曰大樂還魂矣
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言行錄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
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代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
公盇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
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則曰呂

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葢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蘇文忠撰蜀公墓誌

温公在相位韓持國爲門下侍郎二公舊交相厚温公避父之諱每呼持國爲秉國有武人陳狀省中詞色頗厲持國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無禮温公作惶恐狀曰

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詎可以大臣自居耶秉國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國愧嘆久之於此亦見公之不自矜也王明清揮麈後錄

公在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宫相乘馬或不張盖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公曰公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景仰撮書

司馬温公中年無子夫人爲置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歸寧令妾捧茶以進公方讀書妾乘間請曰此何書也公拱手正色曰尚書而讀書自若妾逡

巡而退人譜類記

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人譜類記

人傳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爲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許彦周詩話

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教壞了輟耕錄

公薨門人或欲於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生平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程子鈔釋

程子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程子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程氏遺書

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公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留

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止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宋史本傳 自警編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

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性理大全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性理大全

張氏無垢曰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

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交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無垢所撰劉元城盡言集序

慈溪黃氏曰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比者何哉嗚呼事葢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悲其身之退者爲何如

一旦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所欲相而相之凡天下之所苦於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久望而快於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頃而俄甍背於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佐始終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況相臣乎蘇子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也其論高矣公之事業不伸於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二聖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二聖之進用而尤歸重神廟

之深知光高論哉黃氏日鈔論東坡粹德碑

劉忠定公安世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與師事楊賜傅燮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臣少學於司馬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效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自警編

公薨子康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言行錄

公子康服除名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康居喪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因賜告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於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卒詔贈右諫議大夫宋史本傳

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邵伯溫爲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於世宋史邵伯溫傳

朱子曰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至忠潔公朴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朱子語錄

公隧碑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於碑下而死談圃

范炳文云金人入洛從溫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羣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人也盜相顧失色且訊虛實因出畫像及勅誥之屬示之則皆以手加額既而嘆息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師之言不使

吾屬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爲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又揭榜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他而圖書亦多得全（朱子書潛虛圖後）

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親爲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迨紹聖崇寧間姦臣章惇蔡卞輩反目公爲姦黨而仆其碑磨其文迄於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天意欲彰公德乃生杏樹於龜趺之傍形色殊絕見者異之金皇統九年縣令王廷直

因杏之異求碑之所在得之土中訪於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家得其舊本謀重刻之而碑已破裂乃横截爲四段模其文而刻之建祠堂於餘慶禪院之右隅中設公像周圍置龕而立之元至正十二年又重刋而移陷壁間增設公父待制公像其篆額龜趺猶委棄於草莽中嘉靖元年侍御朱實昌於禪院後之中方鼎建祠堂四楹各爲像與位以公父居中公與兄大中大夫旦子諫議大夫康姪孫忠潔公朴列侍左右仍伐石爲碑悉準舊形取原遺篆額龜趺立故址始還其舊觀矣馬駿重立忠清

粹德
碑狀

敬軒薛子曰程子言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葢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薛文清公讀書錄

欽宗靖康元年還贈謚宋史

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宋史

理宗寶慶二年圖像於昭勳崇德閣宋鑑

度宗咸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廷宋鑑

司馬文正公集首卷終

